

西方馬克思論概

〔加〕本·阿格爾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加〕本·阿格尔 著

慎之 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Ben Agger
Copyright © 1979 by
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本书根据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译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加〕本·阿格尓 著
慎之 等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39号 邮码 100872)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6.75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416 000 册数: 1-4 100

*

ISBN 7-300-01095-4
B·135 定价: 7.65元

译 者 前 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为北美大学生和研究生所写的一本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该书用近一半篇幅系统地摘录了30多位代表人物的代表言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代表著作和代表观点的荟萃。由于作者本人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观点的摘引和评论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所以具有导向性。尽管这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但我们认为这仍应是读者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地方。我们翻译该书主要是出于它的资料价值。在全党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今天，相信这个译本可以为党政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教学研究人员了解西方社会思潮，从而更深入地研究以及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

本书系集体翻译，慎之译了第六章前半部分和第七章，梁树发译了引言和第一、二章，黄继锋译了第三、四、五章，林坚译了第六章后半部分，全书最后由慎之统一校订。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得到北京大学王太庆、李士坤同志，中国人民大学陈叔平、李光模同志的指点和帮助，谨在此表示谢意。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9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异化、矛盾和危机	6
历史纵览	6
概论	7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解放观	22
马克思的辩证法	41
马克思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	55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	65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98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109
思考题	111
第二章 20世纪的改良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第二国际 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112
历史纵览	112
概论	113
伯恩施坦：进化论的社会主义	130
考茨基：作为伦理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138
考茨基：民主与专政	142
葛兰西：实践哲学	150
卢森堡：无产阶级的多数主义的专政	158
列宁主义：作为先锋队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170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174

思考题	176
第三章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一：阶级意识的作用	177
历史纵览	177
概论	178
卢卡奇：论阶级意识	193
科尔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204
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210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衰落	213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219
思考题	220
第四章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二：支配理论	221
历史纵览	221
概论	222
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237
霍克海默：理性的黯然失色	249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作为实证主义神话的马克思主义	260
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	268
雅各比：社会健忘症	273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287
思考题	289
第五章 东欧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290
历史纵览	290
概论	291
科拉西：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311
沙夫：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幸福的问题	321
马尔科维奇：分享民主制与官僚主义	338
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	346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350
思考题	351
第六章 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阶级激进主义	352
历史纵览	352
概论	353
马尔库塞：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	365
马尔库塞：新敏感性	375
萨特和梅洛-庞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	382
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396
辩证的敏感性	401
供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	411
思考题	413
第七章 重新研究危机理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方面	414
历史纵览	414
概论	415
米利班德：国家干预	430
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439
布雷弗曼：反对“新工人阶级”的理论	454
莱易斯：技术、生态和人的需求	474
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486
供进一步阅读的考参考书目	519
思考题	521

引　　言

1978年初，作为在多伦多附近工作的年轻社会学教授的笔者本人，正在为北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所写的一本书进行最后润色。而洛杉矶附近的一位出版商正好打算出版这本书，认为这类著作具有广泛的市场。这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本书。

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陈列在东欧和中欧自然历史博物馆玻璃柜内的文物。相反，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可能关系到美洲工人和北美大学学生的生活；非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像自由民主一样可以为北美所接受。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工厂都不能支配其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仅仅是雇佣劳动者的工人密切相关的充满生机的理论体系。

我们为什么在1978年写这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认为它与北美人民有着直接关系呢？我们在这本书中所作的系统回答是：因为异化存在，所以马克思主义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异化是指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支配其劳动，反而被其劳动和追逐利润的制度的需要所支配的一种状态。

马克思是根据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所造成的异化，根据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来考察资本主义的。他从理论上阐述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和资本家大量解雇工人。在根深蒂固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这些异化和矛盾的发展将推动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看法（这在第七章作了概括）是，异化仍然存在（因为资本主义存在，尽管它表现为国际的形式并以垄断为基础，即大资本

家总是有组织地吞并小资本家），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仍然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矛盾是指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在逻辑上必然要自掘坟墓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以资本主义的国内和国际扩张及其无情的利润积聚为基础的。

但是，根据本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决定论。因为它主张用致力于社会主义阶级激进主义的工人的“自由意志”去把握深刻的经济危机并把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按本书第一章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并未说过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说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取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第二国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在第二章中提到）忽视了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激进主义的必要性，而笃信（像信仰一种信条似的）社会主义像太阳必然从东方升起来一样是一种注定的必然性。

考察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按照20世纪初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期望的方式出现，正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已经破碎了的期望的关切不是出于对建立宽厚友善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所抱的犬儒主义态度，而是为了考察马克思主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因为我们确信面对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危机，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性的、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我们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作为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来写，而是作为可使当代历史充满生机活力的著作来写。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能够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北美社会，并能作为民主的、社会主义阶级激进主义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和政治武器。就我个人而言，追溯过去的历史，从而实现从未忘却的社会主义抱负的打算在60年代就形成了；那时候许多年轻的北美人对50年代的自满，对种族歧视和妇女歧视以及对印支战争感到不满。我们认为，我们称之为60年代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作

为一种深刻的力量曾重新唤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注意并使其重放光辉（这在本书第六章中将详加叙述）。此外，我们还认为（特别在第七章中），60年代的青年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主题美洲化，为创造一种把根本上属于非极权主义传统的民粹主义与较传统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起来的北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在本书中要力图实现的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与美洲民粹主义的融合。

虽然许多从事后认识的角度观察60年代的人武断地认为，嬉皮现象和“新左派”是中产阶级学生的一时的胡思乱想，但是我们认为像哈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的理论家的著作最初就预示了民主激进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的这种融合。我们将以马尔库塞的著作为基础在后面论证，在北美是能够形成一种符合民主思想的、非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激进主义的。这种阶级激进主义将植根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使欧洲社会主义的课题（例如阶级斗争）结合于非极权主义的美洲环境，从而吸引北美的工人；否则，他们就会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官僚主义集权化的另一形式，把社会主义错误地等同于苏维埃制度。

在第七章我们将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综合，这一综合将借助于马尔库塞1969年发表的《论解放》一书。这一辉煌著作曾从理论上论证了60年代学生运动和少数民族运动的激进民主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的思想，并努力把它们与关于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系统理论结合起来。这一章我们还将分析若干危机理论，论证由于西方的“阶级和解”进一步失效，资产阶级国家在调节劳资关系上的不得力，以及由于新的生态上的压力迫使资本主义生产进程本身减缓下来，因而正在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激进主义创造着各种新的机会。我们认为（第七章作了详细论述）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在使北美的民粹主义和反极权主义的多数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做得并

不够。因此，60年代北美或西欧没有产生一种能够从根本上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协调一致的阶级激进主义。

本书的论述将以60年代的激进的热情为出发点，这种激情依然能使作者对社会主义前景充满真正乐观主义的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忘记资本主义的阶级和权力的体系（这种体系已不再是本国范围的而是全球范围的）是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前景的一种巨大障碍。个人意义上的乐观主义不是一个理论范畴；然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趋势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可能而且必然会产生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而北美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发的各种新的令人信服的阶级激进主义，就可以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在理论上乐观地认为，假如有能够把握资本主义各种形式的危机的正确理论，假如有能够促进与加强协调一致的阶级激进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那么70年代后期的深刻危机就可能被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

北美马克思主义（以对我们称之为中央集权的庞然大物的民粹主义批判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纲领的结合为基础）不是一种个人的“意识”，也不是与广大的社会力量相隔绝的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想向北美大学生提供另一种时髦观念，以为用它就可以获得解放和幸福。的确，60年代的教训之一就是激进的热情有可能很快化为可悲的、令人厌烦的自我陶醉，不再与人类的痛苦和期望息息相关。如果要以我们最后所建议的那种方式成为一个北美马克思主义者，那就不是说，一个人能够漠视那些更直接地处于资本剥削之下的人们的实际苦难而获得解放。

尽管本书是谈理论问题的，但我们要强调指出，脱离实践、无视异化及他人需求和权利的理论只是一种自我欣赏。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纯思辨的马克思主义隐藏着的危险，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只对空论家有利。北美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成功地确立，将不涉及抽象意义上的“解放”，而只研究人类的现实斗争和使他

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一些题课。在马克思看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思辨的方案，不是流于自我欣赏的我行我素，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

一开始我们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北美大陆，尤其在各大学内显然是有其市场的。笔者认为这种市场的存在比起显然重新崇尚50年代的既友好相处又互相推诿的社团文化来更能说明70和80年代的潮流。年轻人并不像报纸、电视和广播这类宣传媒介所宣传的那样对经济、政治、生态和人类的危机无动于衷。现存制度不合理地造成规模巨大的大学，先让学生充塞其间，尔后又突然取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指责大多数攻读文学学士学位的学生不适合职业的需要；而青年学生对此是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的。如何理解和改造这一个丑恶的、发狂的世界，如何创造一个他们能真正寄托自己前程的新世界，所有这些，青年人还正在探索之中。本书就是为这些年轻人写的，希望他们能够从昔日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并最终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变成为符合北美传统的非极权主义的体系。

第一章

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 异化、矛盾和危机

历史纵览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最初发展时期就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把这个时期叫做“早期市场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工业生产和技术不太成熟，存在着供给和需求在没有民族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情况下据以实现其自我平衡的公开的商品市场。在这一早期市场资本主义时期，劳资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尖锐的，有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土崩瓦解的危险。马克思起初认为1871年巴黎共产主义者的临时暴动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时代正在到来。巴黎公社刚刚建立不久就失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种有点夸大的乐观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活着亲眼看到一次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在伦敦居住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了各种政治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国际，它成立于1864年，后来由于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而终于解散了。早些时候，即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积极参加了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

马克思逐渐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他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受到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派的传统启发，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意味着同过去实行彻底的决裂。

而以后的著作如《资本论》则放弃了这种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的思想，主要从法国1789年革命的政治经验及其后果中汲取了灵感。马克思最终强调指出，革命的转变必须逐渐地建立在工业生产的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随着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工业化而出现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概论

要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必须了解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发展只能看作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原本理论的修正和改造。把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是很恰当的：

- I . 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
- II .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
- III . 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

马克思所说的内在矛盾是指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因素，它们必然使该制度最终产生严重的局部失衡的破坏性危机。因此，马克思是从内在矛盾内含的自我推进的逻辑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矛盾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据以组织生产方式的立足点是不可靠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将造成经济危机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会迫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和创建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基本矛盾是劳资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就揭示了资本家据以从雇佣劳动中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加深劳动异化的手段。

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除非这些矛盾表现为革命的工人阶级对之可以施加影响的经济和社会的各种经验的危机。在各种形式的危机中，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是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集中和积聚的趋势，资本主义形成一

一个由周期性失业的工人构成的“产业后备军”的趋势，以及马克思叫做“社会化的劳动过程”（日益发展的分工、社会的错综复杂、大规模生产等等）与少数大资本家私人积累资本的现象之间严重失调的趋势。

马克思辩证法的两个基本内容，即关于异化的理论和批判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是他的世界观中发展得最系统的两个方面。危机理论在《资本论》和更早一些时候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只作了简要的概述。上述两个基本方面可以被看作马克思辩证法的支柱。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充分了解，一要取决于对人类异化的形式和程度的分析，二要取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自相矛盾的方面即所谓“内在矛盾”的分析。

今天，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保留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内在矛盾的理论。他们依据异化和阶级斗争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同意马克思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环境中提出的独特的危机理论，因为他们不相信今天内在矛盾会表现为马克思所提出的那种危机形式。在第七章我们将对在危机理论方面远远超过马克思的最近发展作出评价。

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性在于这样一个思想，即人类将创造一种具有其自身存在特征并趋于崩溃（由于其内在矛盾的成熟）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就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他把这些矛盾称为“固有规律”）；这些“规律”一旦被认识，就可以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得到改造。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这些“固有规律”不像自然界运动的规律那样是永远固定的，而是从理论上对不完善的、自相矛盾的社会制度进行重新设想的反映。

虽然马克思的社会学对资本主义崩溃的各种可能性提出了许多构想，但是，他的关于异化的早期哲学批判则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根本不公正现象的判断力，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劳动同工人相脱离并由他人占有和支配。他的后来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得

到发挥的科学理论概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固有规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逐渐自我毁损的社会制度。他的仅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而未经系统阐述的危机模式揭示了异化了的工人最终将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并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成熟及其表现所产生的各种危机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没有异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指出下面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内在矛盾的成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出现。矛盾有助于（仅仅是有助于）导致各种危机，但这些危机必须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所认识并据以采取行动。就其自身而言，内在矛盾只是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不完善的和受危机制约的机制的逻辑和分析的范畴，它们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实际到来。实际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常提到的，20世纪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薄弱的，因为资本主义通过操纵由矛盾成熟定期导致的危机趋势常常能够延缓自身的最终崩溃。

后面摘录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奠定了一般异化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人都使自身的本质外化，即通过使其价值、目的和愿望的外在具体化来实现自己的人性。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类本质在其外化活动中的实现，异化则是对自由的否定，即人不能从事自我实现的活动。马克思分析了人类在其中不能自由外化其本质和对世界意图的特殊条件，并依据这样一些对劳动本质的基本见解提出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把他关于异化的一般理论运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环境，认为由于对资本家所操纵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屈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整个阶级已经被异化。马克思断言，在一个基于私人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的社会里，对于依靠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而谋生的工人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正义可言。而且，马克思还发现了使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危机和最终走向停滞

的结构上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利润将不可避免地下降，迫使资本家解雇工人，从而播下工人阶级反抗的种子。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既呈主观状态又呈客观状态。马克思关于革命可能性的信念恰恰就寄托于工人不能容忍失业、贫困、甚至饥饿等形式的过度异化这一点上。从这个意义来说，认识到自身解放可能性的奋斗的工人可以自觉地改变异化。马克思以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利润下降的趋势必将造成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就是为了推动工人认识自己地位的不公正性和改变这种地位的可能性，并根据这种认识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采取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是一位社会学家，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不同于他前后的许多理论家，他没有把两种活动尖锐地对立起来，而是把自己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的和政治的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以提供一种能够指导工人克服异化的理论。他认为在经济结构（及其矛盾）与人的异化经历（他认为这是进行革命阶级斗争的动力）之间有一种辩证的联系。由于马克思摒弃了社会学家们关于政治和伦理价值的传统的公平性，因而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单纯描述。马克思并不认为，他的主要职责是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学家，虽然一个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提出无情批判的人可能是一个所谓公正的社会学家。相反，他认为他的职责是预见和推动社会主义的变革，但不是作为一位只具有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人，而是作为一位其理论和研究能够向工人揭示阶级解放可能性的革命的社会学家来这样做。

虽然大多数社会学家力图制定社会活动的法则，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可以被消灭的扭曲了的和破坏性的社会形态。因此，马克思竭力揭露社会科学“法则”的本来面目，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对能被根本改造的社会